群譚採餘　四

澁量　於惹　推恩　明訢　科堂

1 3
389
4

借53
卷 284

羣談採餘卷之四

丁卷

德量

矜急

推恩

明斷

科第

幼聰

白沙先生云若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
陽明先生云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禽獸此處似尚欠
細蓋橫逆来自謗訕以至於不道之甚無非是我實
受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所謂山河大地盡是黃
金滿世界皆無物者也

昔王隨甚有器量仟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
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為相有人求作三路
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位高便

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碁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謹便是動雖與放肆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雖與驕傲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宏大不勉強而成也

曾子之荆入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民恨之今相國有此二者不

師忌弟子
弟子忌師

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每益祿而施益博位尊而體益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

語林云馬融箕踞鄭玄令一箕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乃令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水上馮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馮木此必死矣遂罷追此師忌弟子也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為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歌必成一

卓茂馬与不疑金同劉凝之履沈麟士履亦同此

桓溫欲誅王坦之謝安王愒謝寬王謝一時之名於此判然

藝以自名噫世不古也自非大聖大賢孰無忌心哉

漢卓茂性寬嘗出行有人認其馬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茂已數年心知其謬即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之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晉桓溫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懼遽席方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

桓悝其曠遠乃趣解兵王謝譙齊名於此始判優劣

毛仲權知晉州有書生投書辭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仲權延之上坐謝曰使權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仁傑輕師德

婁師德樸忠沉厚狄仁傑入相師德舉之及為同列仁傑頗輕師德師德頻撝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天覺之嘗問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語不知人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温庭筠傲於宣宗後謫方城

宣宗嘗微行温庭筠遇於逆旅温不識傲𠀋然話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乎又曰得非來參簿尉之類乎帝曰非也謫為方城尉其制詞曰孔門以德行為先文章為末你既德行無取何所補烏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以流落而死

唐宣宗嘗微行至寺聞鍾樓上聲遂登樓於賈島案上取詩卷覽之島不識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奪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島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故程嶠

以詩悼之曰倚恃才華富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恪

宋太祖嘗宴翰林學士王著宴罷著乘醉喧譁太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出著不肯退即趨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況一書生雖哭何能為也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

能自活求濟於公曰凡上駟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
倫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倫兒稽首曰
公德量過人故来相試耳凡上之物已尚公賜願無
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盜者以他事坐罪當
死於市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此公之遺德不傳也
李昌一夕九徙每出劒戟自隨李林甫一夕十徙出入
金吾清道其視韓魏公之楊帷示刺客郭令公赴魚
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適
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
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今已
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在大名有人獻玉盞二隻每開宴特設一卓覆
以錦褥置盞於上酌酒勸客俄為一吏觸倒玉盞俱
碎坐客愕眙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客曰凡
物之成毀亦自有數吏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韓魏公於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
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許其

魏公之量如此而有刺客偷兒之事可嘆

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已也古
来豪傑敗於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智遠矣
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
則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欵傾巳處詞平氣和
如道尋常事
韓魏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
未嘗使人見
文潞公守東都日富鄭公致仕在洛司馬溫公領宮祠
范蜀公自許来同過郡為會溫公出四王盞勸酒富

奴不謹碎其一潞公將治之溫公請筆書牘尾云王
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
人潞公笑釋之
狄青作定副帥時一日宴韓琦與劉易先生易性素疎
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變色謂黠卒乃敢如此
詬罵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青意自若不少動笑語
益溫次日首造易謝人服其量
劉貢父平生不議人長短人有不韙者必面折之雖介
甫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面攻之然退未嘗

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

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
宰執侍從皆為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為不可遂於簾
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
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
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疏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
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若必置之死地則却恐傷恩臣
之區區實在於此

方諫議慎言為侍御史時丁渭貶遠慎言籍其家得士

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

富鄭公為人寬厚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
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降階
所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跋喈起退及公
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待之有禮引坐語從容
送之及門及還公少日有詔之者如不聞或問之曰
恐罵他人曰斥公名公曰安知天下無同姓名者

宋傳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往生叩馬獻書歷詆其
短李公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往士遂發訕怒隨公

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馬上蹴踖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也

呂文靖公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儒皆少文靖與夫人語四兒他日皆係金帶但未知誰作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夫人使小鬟擎寶甌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告夫人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呂公著為人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善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太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必節士體梁鴻似怕腹中書書于屏風張知常在上庠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疲袖金以還公知其貧以一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宋真宗朝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

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嘗除僕射今日以除敏中此殊命也其門中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昌咸往視而門闌悄默入見李賀之曰今日聞降麻士夫莫不歡悅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僕射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朝為僕射者皆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趨退復使人至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宣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

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乃以所見敏中之意對上笑曰敏中度量可以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叙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絶倒范純夫偶出見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已二不可況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王旦字子明舊里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許墨投羹中公不

動羨亦不究竟六故家人問何以不食羨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置兵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憩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食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出入公至門擄鞍俯伏而過都不問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其人耶於是厚贈之蓋平時但見其背少見其面去後轉背方省

東坡云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為隣人認履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後得履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不當如凝也

呂文穆未遇時胡大監遇之甚薄有舉其桃盡寒燈夢不成之句胡笑曰此渴睡漢語耳明年呂登及第使人寄聲於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及後參大政初

入朝士從旁指曰此子亦參政耶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姓名公竟不問夫不能忘情於皆言之誚乃能釋然於面刺之人此其度量相越何也蓋少年得志之初與老成涉歷之久充養自不同耳故曰量隨識長

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寫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知節不拜具以實奏又曰王旦畧不辯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王沂公再莊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守移洛師陳復為代覩之嘆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公必迨其故發其隱也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

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
嘉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
言者之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德量有如此
至和中范文忠公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
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毀於上且曰
陛下問趙抃即知其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
上曰御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
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
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破產派落海上數踵
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贈倪雲林畫去左右欲殺
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
非盜也

劉儼正統壬戌狀元同年有邵銳者在甲尾劉嘗致柬
於邵自稱年未或謂邵云劉公笑子甲尾故云耶邵
怒曰狀元不是天上人我見劉必辱之劉聞即解以
詩云狀元本是龍頭選龍尾分明屬邵卿龍尾掉時
天必雨龍頭未必敢相輕邵聞之解顏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數人不知雜坐于傍即而他行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是也民懼奔走公好食煿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人服其量楊東里作公神道碑道隸汚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非過稱也夏公嘗得賜古硯冬月僕炙氷破損甚恐公知召喻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又嘗於驛中天甚寒驛人偶焚隻襪公知笑曰隻襪何用不加責且以所遺賜之其人驚服平時不暴怒率皆如此人或議公太和蓋亦所稟之性不可強而能矣

夏公歷仕四朝秩列六卿功業具載國史特述其不可及者二事永樂間治水蘇松延儒講求水利有兼宗行者見公久未成功潛奏於朝有旨令公覆奏公大驚即日邀宗行親迎堦下曰誠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幾薦葉於朝宗行得授錢塘令公後奏績

之曰曰是葉促成也又後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蕭儀言尤峻被誅後科道連名俱言上曰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方行彼時何不言也科道因併劾大臣阿諛　太宗震怒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前被對彼此紛然強質甚至惡罵公獨奏曰御史言官給事中　朝廷耳目況應詔求言實臣等罪也傳　命再問如何公對如前默後　上命各回衙門辦事時議非公言則又有蕭儀之誅大壞朝廷之法矣公二事皆公墓誌之無予特補而出之聞公純粹天成寬而有制成人才厚風俗多矣故楊文定序其文集曰謙大政務從寬大處僚屬取長畧短楊文貞作神道碑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卒莫不流涕云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隸盜公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械見公公命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為此乎仍與所盜一杯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吕尚書為子乞官　上以問

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城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某自得罪彼何與平江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欵害公公後薦恭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及也

夏公人多服其量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恐於色中恐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中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尚書楊翥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如鄰家搆舍其桶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此此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兒恐乘驢驚之責驢徒行又墓前碑為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曰傷兒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勿驚之又鄰家有失鷄指其姓罵之家人以告公曰坊寺中不獨一家姓楊其量大率類此

蜀南谿劉翁羽業優夜有盜入翁曰我無他物止貨優有

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明日飽二子讀書盜依戒而去逾月盜遇問曰公曾被盜乎曰無也我貧家盜奚來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盜曰是我也公盛德若此我忍取乎悉還之翁曰我無是事敢受君米卒却之後翁子忠舉成化辛丑進士次孝舉于鄉

矜急

謙卦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謙受益也既濟六爻皆無吉利之辭初爻深致其戒僅得無咎而已滿招損也何仲默曰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也滿不可處也小可處也大不可處也

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凡事只要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則思慮自出

人不能中傷也張子韶橫浦錄或問當官臨事如何
子韶曰切戒躁急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
滑吏奸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非特害人甚害於已
鼂氏客語李若谷教一初任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
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
緩字便是待之謂也孔子告子路云溫而斷可以抑
奸奸在斷而必先曰溫使彼不得乘吾之隙急暴怒
而加害也

浮梁判簿華亭倪迁言公細官邸設二屏各書數語足資

於急之戒其左曰員者被人譏方者被人忌不方與
不員何以成其器至吾員莫如天至方莫如地天地之
大也人猶有所議況我躁鄙流竊祿尸其位人或欺
我員我員思以智人或忘我方我方思以義醒者彼自
醒醉者彼自醉俯仰規矩中靈臺了無二其右曰物之
香者莫如蘭物之清者莫如竹蘭香香於天下草竹
清清於天下木彼棘栗何物雜於蘭竹中小人之惡
固可惡君子之惡尚有容君不見仲尼尚遭陽虎怒孟
軻曾被臧倉惡誰知造化本無私善惡難逃長數

張耳陳餘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譙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烝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顏濳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曾見人家懸憂炎圖有元人題其上曰婦人心計太奸深冷飯殘羹值萬金早識秋為天子貴添塩添醋也耳心愚謂婦性慳吝何足深責而塵埃天子物色寔難史稱高帝豁達大度顧以嫂氏戔戔炎之怨懷憾終身不得已封姪以侯循以戔戔名封皇帝帶礪之辭而遷怒之跡存焉其於大度寧不有疵乎

陳壽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敵為世虎臣羽報効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風然羽剉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

魏王思為司農卿性躁暴嘗執筆方書有青蠅飛集筆端揮去復來思怒起以手揮之不去投筆擲地踏壞扶劒逐之

杜審言字必簡襄陽人乃杜甫祖也晉杜預遠裔擢進士為隰原尉恃才高以傲世見嫉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比而其矜誕類此

李文靖公為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附已胡秘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文靖同為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啓賀之詆前居職罷者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辛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公甚力意將以附之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真優於是者耶亦遭遇耳衆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況歆揚一已而短四人乎終為相旦不復用

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

無廉耻如何不足信夫論事當問是非利害豈可以
素有廉耻劫人主信已也廉耻在常人足道若君子
更自矜其廉耻亦淺矣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此
豈分外事乎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公皤然老矣大
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堪正
色謂之曰君莫欺負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無留
與他兒得後人又欺負他十年不及四旬而卒

張師德為諫議大夫謁向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
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
制誥王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問故公曰累於上前
稱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禁
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奔競而得無階可進者當
何如耶向公方以師德之言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
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
遠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
進激薄俗也

寒齋曰予觀黃山谷貶死宜州未嘗不嗟感以謂當時

小人深文巧詆君子不幸甚矣然反思之蓋亦山谷
好戲傲所致山谷嘗與趙挺之同脩書每日庖丁請
食品挺之輒曰来日吃蒸餅山谷竊笑之一日會食
擬合四字湊成一字為令一云戊丁成皿盛一云王
白珀石碧一云里子野土墅黃云禾女委鬼魏趙未
答黃處云僕當奉代以来力勑正埶後趙當國黃遂
貶過荆州與府帥馬珌甚歡門人陳舉自臺出漕先
生未嘗與交也承天寺僧迹先生乞塔記文成珌飯
諸部使者於塔下環觀先生書碑碑尾但書作記者

黃其立石者馬其而已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
其等傾托名不朽可乎先生不答舉由是憾之舉知
谷與挺之有怨遂以墨本上之謂幸災謗國先生遂
除名羈管宜州觀二事可為戲傲之戒
工師旦知舉曰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有文辭聲振京邑
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成等太
宗怪無昌齡等名以問師旦旦曰此輩誠有辭華然
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恐後生倣效有
變風雅帝深然之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許係曾公厥引心自不安往曾謝過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欵旦夕相見逐稅一第于旁延居之每遇啓燕輒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昨日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蓋此事由来遠矣何足校耶許撫然而去

長沙有朝士某人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来謁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意味乃朗然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田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哩然有愧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謝晦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此府都督卿比之已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人

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秖生躁進之心無所不至矣始晦為宋臺右還都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户福耶乃離隔户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福過禍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警於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宜乎

秦少游嘗因晚出右掖門作一絶云金爵鉾稜轉夕曛飄飄宮葉墮秋衣出門塵漲如黃霧始覺身從天上歸識者謂少游一黃門校勘衒耀如此必不遠到衛米芾為書學士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良嶽俄召芾至令書一大屏上指御前一端州石硯使試用之書成芾捧硯請曰此硯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進御上大笑因賜之芾踴舞以謝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喜動顏色上顧京曰顛名不虛得京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鄭州推官過
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語有章盛公未
嘗宴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日為一詩謝
之公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
章殊不意詣通判刀譯言其故刀徃見文肅問之公
曰始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
田從事得一幕官逐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時
賈文元為參政與有章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發其
舊事逐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尋卒於
京師

洪景盧在翰苑日嘗入直值制　詔省至凡視二十餘
草事竟小步庭間一老人負暄花陰問之是京師人
累世為院吏年已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
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
學士必大勞神洪喜告以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
老人復頌曰學士才思敏速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
學士想不過此老人復首肯嗟曰蘇學士敏速亦
不過此但不曾檢閱書冊洪赧然自愧

李誠之為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滿
舍以狀白韓魏公魏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
用紛紛論賞誠之云先人功罪未辯深恐先犬馬填
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
第二人及第不難蓋韓魏公登王堯臣榜第二人也
公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於誠之終身不能平
劉子欽江西人為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
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
不少遜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第詳

最殆及萬言遂為狀元十人後方及子欽厭其負也
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佐竟不顯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吉士講習否令一一
記其動靜獨見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初飲罷被酒
入夢耳 上命召至曰吾書堂為汝卧榻取罰去其
官可就往為工部辦事吏子欽畧不分訴竟謝
恩去至外買吏巾條服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
驚曰劉進士何為特起迎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
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于傍

與羣胥並列少頃　上又命一竪入部覘之回報云
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召来子欽至猶吏
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内閣着
讀書子欽又起謝　恩出具冠袍還閣即一日問也
成化初仁和解元浣繼先莆田陳音俱登黄甲艇書輩
思外務不知也浣嘗見人軒上彎椽則曰山中有許
多彎木耶聞鷰聲則曰說何話耶予以此即晋帝聞
蛙而問公私者何異陳嘗訪人舆者問所往則曰去
去久於街不得其門舆人竟歸步入見其妻曰汝何

在是予以此即北齊劉臻田家子迎而曰你亦来耶
皆切對也不知其顏悞獨在於内何也
莆田愧齋陳公音性寛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
至公呼茶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
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
門生會餞有垂涕者大學士李東陽有席為句云師
第重分離不啻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
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絶倒後召為翰林學士
同官校剌招飲明日公忘為誰請乘馬漫行一給事

中設席公曰招戔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遣人来速夫人曰此必胡橦不知橦誰家矣汝認所乘馬可覓也使者踪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告以其故座客皆掩口李文正公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惟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馬朝西必成四詩方至門此馬只二詩耳非良也文正東陽曰馬以善走為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走其真率皆此類

右劉沈陳三公若謂有量則似失之愚若以為愚則又能文章多公謂其兵矜負非也而沈陳只是一樣氣質要之皆非矜急盛人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捷左右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畢必有二三人被其掌者一日靜坐因岸幘取簪剔甲失墜於地怒其簪不得已啓座自拾以簪觸地磚數次方靜坐時左右行履有聲者即捷之常有蠅虫拂其面叱左右走東奔西逐滿之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木

簡書戒暴怒三字以自警及有觸怒者至舉木簡撻之竟以忿詬罷官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不師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到京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歙窑盤盛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意譏東洲不知已也東洲應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易破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

定海沃太守泮性褊急管路鮮合者太傅王襄敏公越嘗為詩規之有云今日牧民當尚簡此行聽訟貴從寬黄堂正是三公路莫學吾儒洗眼看沃公終不能用晚年家居猶梏擱大吏過失訐奏坐戍榆林窮苦特甚久之宥罪

咸寧伯王公悦在大同見逺事漸生醞禍未測作詩云去来去来歸去来千金難買釣魚臺已知世事乃如此借問古人安在哉緑酒有情留客醉黄花無主為誰開忠臣報國心如火一夜秋風盡作灰觀此詩真管仲之器矣時翰苑諸公和云那有伊周事業来局量規模真小哉半世功名如隙過一塲富貴似花開

于今門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傳聞於人以為
王公誅心之鉞也
蜀鄒智弱冠發解市人爭覩之道塞不能行鄒口占一
絕云龍泉巷上舊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
難了事市人何用大相驚及北上訪冢宰王恕恕見
其年少問云此行定高第顧聞其志鄒云愚志一欲
正文體一欲薦賢王曰賢才為誰鄒曰即公也王不
荅謂人曰此子發洩太早恐非遠到次年登第以言
事謫吏目年未三十卒

弘治山西車相年十八中必元會試主考見文無傳註
以為必老舉人也憐而取之他日来見主考問曰足
下才華甚充但傳註亦當誦之車應曰傳註乃聖賢
之糟粕也後有言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
子必不永果卒
樂平彭福字綏之舉進士守泰州直道忤時歸真率如
舊新登進士第者歸饒綏之具酌邀飲值微雨累速
不至綏之遺以詩云倘来名利若游塵何事痴兒太
認真咫尺泥塗行不得山陰雪夜是何人此詩亦足

以戒新進之輕狂者

濯禮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容枯瘁一人性緩增食耳寢顏色日澤既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為躁心者省矣天下事幾非在我不容取必躁心奚益哉

重名清望遍華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廟堂只是無言者門館長如未貴時除却洛京居首外聖朝賢哲復書誰世多誦領聯而不知作者舊聞乃劉昌言上蒙正詩也事文類聚

推恩

秦穆公亡駿馬岐下自往求之見數人已殺其馬而共食之吏欲治其罪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之食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之酒而赦之後秦擊晉惠公為晉所圍見數人推鋒爭死以解圍脫公於難及獲惠公公問之乃盜馬者

楚莊王夜燕羣臣出美人勸酒燭為風所滅有一人牽美人衣美人曰有人牽妾衣已絕其纓矣上曰飲人以酒而復以此較之可乎遂命盡絕其纓謂之絕纓

會後楚莊王與晉戰一人直前犯難解楚圍救出莊王王見其身帶重傷問之荅曰臣乃將雄也昔日絕纓會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來報荅矣盖二王不昔以殺馬戲姬之故而不報其恩故而妄殺彼盜馬絕纓者亦人也豈以愛生之故而不報其恩哉

楚欲殺伍子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船知其意乃渡之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值千金以予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劒乎胥後每食必祝曰祝江上丈人

楚師伐宋人多寒楚子捐而勉之三軍皆如挾纊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河令將士迎流飲之三軍皆醉夫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三軍為之致死其言也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三軍為之醉其賜也然虛言誑賜亦足感士盖二君心於推恩而三軍感其心耳齊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其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孟曰吾家寡有者市之馮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及還問何市而返馮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庫盈實惟欠義耳臣竊諸債者合

券而焚之推恩市義而歸矣孟嘗之喜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
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
歸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曰何馬也曰此公家畜
老而不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
者不為也以求帛贖而歸之窮士聞而歸心焉越王
句踐伐吳道見蜚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
軾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
士為之莫不懷心樂死彼三君托物感人即為之効

死力彼仁聲善教入人既深者又何如哉
齊中山君以牛羹饗士司馬子期不得甚怒出亡伐中
山君出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中山君顧謂曰子奚
為對曰臣父嘗饑且死君以壺漿餔之臣故來相救耳中山君嘆
曰吾以一杯羹亡國以壺飡得二人救噫小人之情
無遠計雖簞食豆羹得之則喜失之則怒喜則恩怒
則讐君子之過下寧可以事小忽之哉
晉大夫魏武子有寵妾無子及病命其子顆曰吾死之

後可嫁此妾至疾革又曰必此妾殉葬死後顆曰寧從治命不從亂命遂嫁其妾後顆為晉將與秦軍戰將敗見一老人於戰場結草以抗秦軍馬足不能馳突秦兵大敗詢之老人云吾乃汝所嫁不殉葬妾之父也感汝之恩故結草相報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跪飡之謂仲曰子若當路於齊何以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慙之

韓信始為布衣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

而飯之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所召從食漂母賜千金司馬貞記曰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不容已也

閎佩蘭袁達題韓信曰丈夫未遇之前一飯不可苟丈夫已遇之後一飯不可忘

漢張蒼當斬而王陵救之及貴以父事陵陵死而奮相

每洗沐先朝陵夫人然後歸家崔湜坐罪當死劉幽求張說力救獲免及湜相而陷幽求逐張說二人厚薄相去矣帝天壤也卒收羅大戮亦其報與

漢武帝乳母犯罪帝欲正法乳母求救於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可爭必欲望濟於將去時但屢顧帝慎勿言或可萬一冀耳乳母如其言朔侍側叱曰咄汝癡耳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汝何為帝遂感悟唐顏況救母於韓晉公前亦同此意時韓為浙西觀察

吳袁盎為相從吏盜其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吏言君知汝與侍兒通吏亡去盎追還遂以侍兒賜之後盎使吳從吏適為司馬中夜引起曰君可以去矣期旦斬君盎謝而去

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京兆尹岐數輕侮之琦怒乃盡殺其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此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常推息於人察其舉止即呼與共載岐懼失色高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

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嵩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乃作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既滅因赦乃免

吳祐為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特衣自首祐曰椽以親故受汚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韓卓膞日奴竊食以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寔思食麥家無乃盜鄰熟麥進之文舉聞特賞之與其義也觀過知仁其此類歟

李文亮洛陽人隋末為龐王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王戰敗文亮被擒賊將張弼饒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捨文亮高祖入關文亮官至工部尚書尚懷弼脫其死求之不得見一日識於連特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柜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可也帝遂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人皆賢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後之人感恩不報與功多自伐者有餘愧矣

張燕公遭姚元之奏明皇怒曰卿與御史共按其事急呼中丞李林甫以詔付之林甫曰說多智謀是必因之處於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過公必不忍即說害林甫以詔付餘御史中路以墜馬告初說旬月前有門下生竊罷婢將寘于法主呼曰公無緩急用人乎見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何斬於一婢耶說奇其語遂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欲報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說禍且至矣願得公平生所寶以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然曰近有以鷄林夜明簟為獻者生曰是足矣因請手札數行懇求於九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恩始終其惠乃反以說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且奏之上為之感動勑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不復見昔留侯致白璧以謝項仇孟嘗献狐裘以脫楚難蔡昭愛佩晉乃見留虞叔捐圭庶幾免罪姚崇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讓小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說亦聰明蚤通善

唐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問曰何用為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歛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泣各相謂曰吾君推恩如此福未艾也雖大王去幽何以過此乎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帝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鼠雀耗之行起於後唐明宗明宗入倉觀受納其吏訴主藏竭產以償明宗惻然詔自今每石加耗二升至今守之

梁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塘人少便栖遁家甚貧鑿灌園自給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還毋問其故具以實對毋問盜者為誰答曰向退走者正畏其愧耻耳今啟其名願勿泄也於是毋子秘之

梁明山賓字孝若平原萬人至性篤實家甚貧嘗賃所

乘車中牛既售受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宋仁宗時程天球判大名府有營兵皆生肉蜿蜒如龍凶其人具奏于朝上覽奏笑曰是人何罪哉此贅耳即令釋之而其兵輒已死上頗疑之一日對羣臣言大名府兵肉生于背是病也又從而禁擊之安得不死其後天球在延州畧立功上欲大用輒止曰向來無故囚人至今念之也大以唐太宗之賢猶殺李君羨而周世宗見臣下有方面大耳者皆去之生於疑故也仁宗其過二君遠矣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稅歛頻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梅聖俞寶元間為鄞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

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扣我門日夜苦煎促
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
前月詔書来生齒復版録三丁籍一壯悪使操弓韣
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
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
愁氣變久雨鑵缶空無粥育跛不能畔死亡在遲速
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禄却詠歸去来刈薪向深谷
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
孤獨無丁壯羣吏来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
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隣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歸
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托
横屍無以塟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
生死将安向二詩與石壕等篇何異當是時乃太平
極盛之日而一有籍民為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
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魏公之説不可易
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為兵之害而陝西義勇之制實
出於公雖温公極言不可竟不為止是又何見耶
韓魏公出鎮中山時有門客夜踰墻出宿娼家魏公知

作種竹詩以警之曰慤懃洗濯加音曰植莫遣狂枝亂出墻門客見詩自愧亦作詩曰主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魏公遂以一女婢賜之感恩無地

宋朝待士大夫甚厚天聖五年詔臣僚薨當賜謚而本家不陳乞者令有司舉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連狀封贈此推恩泉壤澤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詔內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權聽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詔臣僚官罷任所過山險去處差軍士防送此閔其道路羈旅恐不得其所也

仁宗施恩然臣下如此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詔命官遷謫嶺南亡沒者並許歸葬給綵錢如親屬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施於死者猶爾況生者乎施於有罪者猶爾況無罪者乎仁宗可謂能弘家法矣

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為名遂卜吉於會稽民家冢墳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之際孝宗寤勑無輒壞民墓其愛民之心與文王澤及枯骨一也

宋宣和間用兵燕雲厚賦督責繒錢民不堪苦時海州楊允妻劉氏寡居積錢數屋見斂錢慘酷於心不安遂詣官以繒錢百萬納充下户之輸於是官吏得以逃重下户得免死離皆劉氏力也噫今人積金畜穀倍息取盈視劉氏一婦何啻霄壤耶

馮京字當世少嘗蕩遊為街卒所縶鄭州守王公素稱之後京及第使陝中公素帥渭宴集甚歡京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近來恩

曹武惠王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察衛之洎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嫁之

元豐初虜人來議地界丞相韓王汝自摳密院承旨出分畫有愛妾劉氏將行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密知忽中批步軍可遣人為般家追送之王汝初莫測所因父之方知自樂府發也蓋上以恩禮待下雖閨門之私亦恤之故中外士大夫無不樂盡其力劉貢父王汝姻黨作小詩寄以戲云栗姚不復顧家為誰謂東山久不歸老耳幸容雋婉孌皇華

何啻有光輝王汝之詞由此亦盛傳天下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賤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来官使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

謝良齋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作生涯池塘多放旋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戛紿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豬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遥散誕似此之人值錢千萬氣象雍泰時不易逢若彼旱潦相仍饑餓憔悴如聶夷中所云寧不惻然乎

王元章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微勸農五馬夜歸遲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光水色知予介翁和之云同井分田古意微租庸遺法亦凌遲歌耕多是無田者

試問使君知不知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奩散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寒墻壁堕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如此

劉公復新為上都留守有令史亢子春者值公退食偶與同列據案判事以戲遂為仇家發之公大怒責問罪狀枷項示衆及歸怒客未霽天人田氏問何故公語其故夫人曰此小節耳何足怒也因勸令人呼亢至請公為脫其枷且勞以酒云此一杯與公壓驚此一杯與汝慶喜男子丈夫何所不至留守之位何患不到亢感謝而退不數年公卒無子止一女適田直長長遄卒女病瘻瞽後亢官湖官參政迎夫人母子歸沒齒敬養不怠公乃廉訪使劉廷幹之從祖父也德量反不如一夫人哉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刻好殺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彼不戰而還我中夏是順

天也我邀而殺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　上曰欲殺元主徐達得賄縱之　上由是疑魏國侯其歸妆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内侍馳馬来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　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魏國堅卧不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太祖隨亦泣下慰劳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今魏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郢失其傳興滅繼絶不能不有

待也

蘇人范從文文正公之的派也洪武中拜監察御史忤旨下獄論死　上觀獄案見姓名籍貫邊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一世孫也　上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来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曰免汝五次死人皆感　上之仁而歎賢者遺澤之遠如此

梅稍者乃　上之鑾戰鄱陽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舟子為稍子某人梅姓故云時上御舵樓指揮將士適

僞漢有舉流矢相向者梅稍偶見之急撤御座肅倒於舟中而流矢及矣利害在毫髮間比盤極定封徵劻必錄獨不及稍稍老病家居目已失明時時自言無敢上陳時上郊天駕回稍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皇帝皇帝忘梅稍耶　上視之大驚曰朕果誤忘之即日厚嘉賜予以其孫尚公主云

國朝仁宗御西角門視朝罷時風寒顧謂翰林臣曰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寒冷凜凜如此思緣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言遂命書勑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此與宋太祖賜王全斌裘帽何異耶

正德中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為浙江僉事獨持風裁以廉介自勵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監戡貢如茶魚種種勤辦民不聊生奇觸目感中形而為歌曰富陽山之茶魚肥賣我子茶香破我家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魚胡不生別縣茶胡不出別都山摧茶亦死江枯魚始無噫山難摧江難枯我民不可蘇即日具本乞寬進貢詞意剴切尋以裁抑鎮守內臣王

堂遂以汩遏進貢誣之詔錦衣衛逮至京百姓感泣
哀動城市奇為詩曰菲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
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蕩天心還看匣有
平津劒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
舸越江潯

善計天下者以安民為本安養斯民者以革弊為先海
公瑞巡撫南畿慨小民困於徭役之不均也乃立為
畫一之法以一縣繁簡適中者為準總計徭役幾何
當用額丁幾何於是堅一縣之田除一切應優免外

總計田畝幾何一畝當出額直幾何不論官民惟按
戶計畝按畝收直其編派差徭官自辦顧遂以其式
頒諸郡縣一體行之名為一條鞭權豪莫肆貧困少
蘇誠良法哉不特施之南畿推之天下可也此法行
而天下平矣惜書吏為奸奉行無狀一丈量之餘弓
口有大小冊籍有虛偽甚至有勢者除沃壤為荒地
無勢者開曠土為良田隱弊百端難以枚舉雖訟愈
繁興而有司莫能清稽規正民但鼓腹含冤仰屋竊
嘆而已嗚呼除一弊滋一弊改革之難誠難哉然則

小民何時而復甦息也可為於邑也夫

陶侃鞭監稻者　張詠笞負菜者

明斷

晉陶侃為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為曰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從何得之曰買之市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耶笞而遣之二公之斷事可謂明也然此小事史何足書使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豐殖家給人足其惠不亦大乎

齊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劇掠有十數歲小兒於

路取遺物敢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敢則立威警衆乃始一小兒乎孔琇之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割隣家稻一束琇之什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為盜長大何不為宋張詠鎮成都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摑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噫亦甚矣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字厚鞫其情以童稚無知非真毆也上疏請恤不聽斷之以泣明日　文廟以筋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為安南椽厚欣然就道曰吾敢附死獄以媚上邪厚在安南三年上感悟復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之報楊尚書彥謚當為之傳云

隋漳南寧建德聚衆為盜稱長樂王建都樂壽置百官國號夏改元五鳳以隋故官裴矩崔君肅何稠署職隨才委用有往關中及中都者恣聽不留仍給道費以兵護出境時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首奔建

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嘗嘗逆則廢教將焉用為斬奴而還軌首滑人德之吁以光武之賢而封子密不義之號失之大也見不如實矣

唐顏魯公公臨川內史邑有揚志堅者嗜學而貧妻患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荊釵任你撩新鬢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邑請公牒以求醮顏公案其妻曰王勤之廩既虛豈尊黃卷買臣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屐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遂筆之後無棄其夫者

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者一日輦下市肆有丐者不得乞倚門大罵主人遜謝久不得解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翊日聞奏太宗太怒謂猶仍五代亂習乃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為朕更一覆毋枉焉且

携其刀来不數日尹再簽對以獄詞并刀上太宗問
審乎曰審矣於是顧旁小内侍取吾鞘来小内侍惟
命即奉刀内鞘中因拂袖而起曰如是寧不妄殺人
蘇東坡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将至有營妓投牒
乞從良東坡斷之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難九尾野狐
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絶為一郡之魁聞判亦
来投牒欲援例脱籍東坡惜其去不許乃斷之曰慕
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
向敏中為開封尹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納
求宿於門外車箱中夜見一盜踰垣挾一婦人并囊
物而出僧念主人不納強宿如此明日事必累已遂
亡去忽堕無明井中則婦已被殺在此矣天明主人
獲之執送於官僧自以為宿讐乃誣服敏中疑之引
僧訐問數四僧以實告敏中潜遣吏於村落察之吏
食村店嫗聞其自府来不知吏也問曰汝從府来有
殺人僧決否曰已決矣嫗嘆曰殺人者村中少年因
姦殺之耳吏即捕少年送官招服僧乃免人以為神
賈郁性峭直不容人過為仙遊令任滿日有吏亂酒郁

怒曰吾再典是邑必懲此吏吏揚曰公若再來猶造鐵船渡海也後郁復任仙遊時醉吏轉為庫吏因盜官錢下獄乃具訴狀郁判之云竊銅錢以潤家非因鑄器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鎚決杖徒之

元豐中陳州有蔡仙姑者能化現丈六金身一時王公貴人無不誠信供施山積男女嘈雜以得見為幸戶外常設淨水兩甕至者必令洗濯凡眼而後得入有縣尉廖姓者燭事明先心獨疑之一日令其部曲數人約洗洗一目既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

然也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耳廖乃叱下檎之叫正其罪奸狀盡敗

宋張詠守杭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及子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原約詠閱之醉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此囑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

真西山鎮溫陵有海寇猖獗令正將王大受將兵擒獲

趙某等三渠魁及從賊百餘人大受歸重傷而沒趙乃宗室子也衆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引囚入教場縛二魁凌遲置趙於旁觀之且以心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梢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婿賞罰兼行士民驚服此一以為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斷之曰宗室為賊首則非宗室矣宜正王法凌遲處死其明於用刑如此

宋理宗時蔡公謨知南劍州黃上舍封狀訟其妾以無子遣去索元顧錢十千蔡判云實封狀子判何難試問因何訴小蠻只為鳳毛無所出故論穉眼不容還三年密意知多少十索飛蛾亦等閑寄語桃溪黃上舍番艸陰隲赴賢關

元誠先生曰韓魏公之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杷兵十方二十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罵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晷不變色衆但見其援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

者燭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過人爾

宋靈隱寺僧名了然與妓李秀奴情厚往来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聞至郡時蘇子瞻治郡推勘問抗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死教令世苦相思遂援筆判縱汝行詞云這箇秀奴脩行咸慾雲山頂上常時戒一從迷戀王樓人鵲衣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論斬

呂思誠先生僉浙西憲時有白首不合令女習學謳唱者先生案議云男女無父母之命私有所往王法不許父母違男女之願置之非地公論豈容所首詞不准合依律杖斷又有年七十之上而毆人者既能為不能為之事必當受不當受之刑先生文章政事皆過人而廉潔不污家至貧至正間官至中書左丞先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携布被質米於人室氏有

吝色因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早厨老妻何必更躭
躇瓶中有醋堪澆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
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
到草廬

至元癸未姚忠肅公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劉義訟
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尸丁欽以成屍無傷不
能成獄偶語其妻韓氏韓曰恐頂上有釘塗其迹耳
驗之果然獄定姚公召欽詢之欽具道其妻之言公
私訪韓氏再醮於丁遂令有司開其前夫棺驗毒與
成類并正其刑欽悸卒時比公為宋包拯云

元王成構亂築岩自守元真副使以兵攻之弗克真乃
募人能執王成者賞鈔十千於是成奴縛成以出真
笑曰公何養虎自遺患也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
具湯鍥駕車輪謂之曰汝為人奴遇主有事不能護
衛反捕主求賞吾今賞汝捕主之功亦治汝叛主之
罪乃縛奴於車上鍋而烹之衆皆服其明斷

張特立為宣德州司侯州多國戚難治特立至俱往謁
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刼民群羊特立命大杖閭里

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家寧有盜羊者耶聊
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
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治之豪貴欽跡民賴以全

洪武初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
愈禱於岱嶽願毋病愈則殺己子以祭已而母病愈
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
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滅絕倫理
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太祖明
斷之才所以立教于天下者多矣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 太祖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讐
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

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死前夫
之子爭産之質之縣尹尹判曰生前再醮全無戀子
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令後夫之子産之
李傑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啼泣不自辯明
但言有罪耳死察其狀非不孝再三喻其母母固請
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

人既出私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異其悔喻之如初婦訃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擒之出其不意一問知與婦人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毋及道士殺之便以向棺載母喪歸

西昌楊退菴卓洪武初為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周參政者頗苛刻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山下遇婦人濁行曳入林中欲亂之婦人怒罵不從即共殺之婦家踪跡得屍疑二十人者所殺訴行省悉捕至周肆拷掠皆引服屬退菴署案菴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白周周艴然曰負外欲縱殺人賊乎悉付退菴菴令列庭下判斷視色聽詞指二卒曰殺人者汝也即吐實伏罪所殺刀斧驗之皆合十八人得無罪周問負外何料事之審菴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也如此在即不能亂況殺之乎周稱服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五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

知使信有之今以兵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迺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皆伏辜嘉靖庚戌山東曹之寇正類此一令無知激成大禍惜不遇良有司如公者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剜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

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得情遂實妻并姦夫於法

幼聞客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男贅某甲於家久之妾生一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妻性悍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矣但養彼母子不死滿壑即爾陰德也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飛吾子也家財盡與善婚外人不得爭奪甲盡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狀告官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婚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

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分明說張一飛吾子也家財盡與作一句吾婿外人不得爭奪今爾尚敢爭乎悉歸其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智矣

昔探花王剞中為福建御史有尤溪張生者與隣女私通被獲到官剞中見簷前蛛網懸蝶揩曰汝能為詩可賦此張寓意吟云只因賦性太顛狂遊遍名園竊盡香今日誤投羅網裡此身惟仗探花郎剞中悅又指竹簫謂女曰汝試賦此女亦寓意曰綠筠擘破餘

條直紅線經開眼眼奇為愛如花成片段致令直節有參差剞中見二人未議婚問願合琴瑟否生首應之即判云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永作夫妻諧汝願不勞鑽穴隙相窺時稱為王方便

儒生有卓沃者飽學而貧家徒四壁一日有盜入其家卓知吟詩以示之曰夜靜鍾殘月色昏有勞帶劍入寒門詩書腹內餘千卷珠玉床頭沒半分低語已驚黃犬吠輕行不損綠苔痕多情知我淒涼事不及搜衣起送君盜笑而去後應四川鄉試至巫江搭船無

鈔稍子厚之令宿於稍尾以詩自悼曰搭船誰敢
心酸稍尾中間一斗寬縮頸睡時如鳳宿屈身坐處
似龍蟠九天雨下渾身濕五夜風生透體寒最是有
錢真个好官窓裏面樂盤桓將登岸稍子故意開之
竟跌水邊衆笑之卓吟曰一到江邊船便開天公為
我洗塵埃時人莫笑衣衫濕尔向龍門跳出来及揭
榜以春秋中亞魁春榜登進士第授雲貴事過巫江
稍子以早避矣乃拘其母禁之十日復執其妻次早
投見卓乃斷之曰拘妻一夜禁母十日倘門之望徇

誅結髮之情獨厚徃厚儒生今違孝道用申法律以
警將来遂杖而釋之
國朝許進河南靈寶人由進士成化間為山東巡按御
史單縣人有夫耕婦餽食畢而死官問以毒藥
殺夫罪公辯其路由荊科荊花落魚羹人食而死驗
實免婦死罪費縣有三蛇當道公疑其有寃隨蛇而
徃入寺門邊水坑掘之得三屍乃寺僧圖財而殺者
明正典刑定陶吏段禮罪不當死知縣羅織之巡撫
已詳允公辯而釋放至於察賣酒人殺武生而文生

獲免辯僧無塵王天爵而店主獲全凡此類不拘成
案惟在得其情由公天性明直故斷獄允當後陞吏
部尚書以壽終謚襄毅公子八人讚入相誥論皆尚
書子孫多有登科者
天順中一日　上獨與楊文敏公語及公家事甚詳又
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
故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
有父以臣貴久位臣因厚待之今欲侵家政規權賂
頗撓臣事臣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欲　上為屬之法
吏而屏之耳上忽顧左右呼校尉来面封杖至公第
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以雙杖往公請其故　上曰
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亦嘗
諫其父殆且留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
勢不可留後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
竟不從校去頃刻報以兩斃公猶不出朝也
寶坻縣民楊成楊咸兄弟異居後成日益富而無子置
妾生一子甫三歲矣咸貧有二子一日成疾作莫治
召弟咸囑之曰我病不起惟此兒且幼吾死後妾固

不能守以吾之貴反售之他人吾所不甘吾有金二
千兩俾汝貯之若此兒成立可念手足之情止給其
半倘不育汝全有之成卒其子以漸成立毋子相守
不二其心既長欲求婚配告咸欲給父貲咸阻於妾
遂皆兄命而悉匿之成妾因以其事訟于官咸用賂
積久不理聞香河縣尹張某公廉成妾往訴之張曰
我非爾治難與汝直成妾泣告即准其詞令其還勿
急救日張偶獲群盜令其招入咸名曾與同事張乃
檄寶至縣密遣健卒捕咸至譙是不勝始具實曰咸

近豐非為盜所致但前亡兄所托之貲以與幼姪者
張問若干咸以實對張乃召成妾與其子悉追還之
吳邑杉墩朱玭成化十以舉入任山東長清知縣當決
獄民有仇四妻韓氏與隣人包廣私厚韓以四在室
謀令出外四不知遂合鄉里三人為夥同往濟南小
販回家韓陰與廣謀飲四至醉殺死於火坑下明日
往三夥問信因言同返入城各自分路韓卻作色以
鬧即以詞告朱曰夫前以三分合夥為商彼今已回
吾夫獨不返此必三人謀害朱信之重加箠楚三人

苦刑誣服但無屍以驗朱重責應捕緝之日久捕懼
刑相與周行城外忽有一人騎驢而來諸捕謀之沒
水數日舁屍來縣朱令婦認之婦謂真屍三人皆誣
服一先死二尚存應捕殺驢分食而以皮售於市其
子尋父來市見皮而疑父所乘之驢因持拘市人詣
朱告償人命事在株連俄一偷兒夜入仇所穴及土
坑塗屍走告二受害之家事聞于朱即率吏至仇家
察之婦與廣皆服罪併究捕人所殺人驢之由咸治
之法而三家之冤始釋

科第

薛能省試夜賦詩云白蓮千朵照廟明一片承平雅頌
聲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寫難成唐制舉人試
院日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先畢作詩云褰衣博
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逢巷幾時聞吉語棘籬
他日免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鳥未開明
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舊說舉塲日晚
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
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乃知唐制許

舉子見燭三條也宋朝率由白晝不復繼燭

韓昌黎應試題頹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乃陸宣公也初閱昌黎卷黜之不取次年復試是題陸贄公復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奇其文以為莫及遂首薦夫昌黎之論一也宣公之閱一也胡前

也異科塲鬼神之說信矣

邏齋閒覽云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作文曰夏課時語曰槐花黃舉子忙唐人翁承讚槐花詩兩中粧點望中黃句引蟬聲

送夕陽憶昔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

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禮闈新榜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

禮部會試貢舉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知貢舉為進士李權所試帝以員外望輕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會試自此始

唐僖宗幸南內興慶池泛舟方食餅餤時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廚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餤所司以金合進上命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欺老缺殘

牙齒曾喫紅綾餅餤来

唐懿宗朝咸通中以舉子侈異衣服下令不許騎馬塲中不下千人街市皆跨長耳驢或以詩嘲之云今年勅下盡騎驢短帽長鞭滿九衢清瘦兒即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鄭身體肥大故特譏之

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上庾承宣侍郎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庾得詩服遺才期秋薦引庾果重典禮曹章遂擢第

閩中貞元以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新學記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林藻與甌陽詹覩之歎息相與結誓繼登科第

唐鄭侍郎薰主文疑頲標魯公之後時國家未寧志在激昂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進無此始知誤取時嘲之曰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頲標作魯公魯公乃頲真卿也

白樂天喜弟敏中及第詩云自知羣從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

文墨須留意貴向烟霄早致身莫學我兄年五十嗟
跎始得掌絲綸

梧桐葉落井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昔年辛苦地
莫將今日負初心此唐人知貢舉題試院詩後有下
第者改曰今日負初心可嘆也

孟郊號東野登第詩云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曠蕩恩
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此志氣充
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何淺也故劉後村勸駕詩云
好陳董子三篇策莫看唐人一日花不特翻案意新

期多士者遠矣

孟東野有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劒傷又詩云
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登第詩見前此皆哀宇不
宏高瞻下第献高侍郎一絶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
邊紅杏倚雲栽笑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
熊勿軒云可謂知時守分矣

羅鄴下第詩云謾把青春酒一杯愁襟未信酒能開江
邊依舊空歸去帝里還如不到来門掩殘陽鳴鳥沓
花飛何處好池臺此時惆悵便堪老何用人間覓仕

催方云唐人下第情懷如此一名一第役天下士亦可憐矣

靜逢晚年尼於宦途策蠃馬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圍司所由数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曰回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介語曰莫貧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来蘇東坡送蜀人張思厚赴試詩云雲龍山下試春衣放鶴亭前送夕暉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君去馬如飛蓋用此語也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太宗朝以太子太保罷歸年綿四十二前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勑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遥相見親給魯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過仁裕從容終日蓋唐以来座主門生之禮猶厚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嘗遊一縣胡太監旦方隨其父宰宰迓呂甚薄客有譽呂曰此公工於詩宜少加禮胡

問詩之警句客舉其一詩卒篇云挑盡寒燈夢不成
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矣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
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荅
云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
首選

王曾自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首冠劉子儀戲之曰
狀元試三塲一生吃着不盡公正色荅曰曾平生之
志不在温飽右王曾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蒙正正
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梅花詩見花木門

王荊公有詳定試卷詩云童子常誇作賦工暮年羞悔
有楊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
鄉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
知君勝弱翁言詞賦非所以取士也又云文章直欲
看無類勳業安能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回
首顧張羅言科舉不足以得士也然皆不可
蘇少公云吾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從之
遊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以詩
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曰子異

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崇寧二年隨計過汝陽以此
句相示時子瞻之喪再逾歲矣覽之流涕乃為足之
云生長荄間有異芳風流謾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
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塲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
破天荒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唐荆州
每解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舍人以荆州
解及第曰破天荒
董德元字體仁吉州人少貧鄉舉累試禮部不第後補
文學任道州寧遠簿試漕再薦試禮部合格廷對為
天下第一遣報家書有詩云御筆題封墨未乾君恩
重許拜金鑾故鄉若問登科事便是當年老榜官後
二十至參政
徐適暮年宋初方得特奏狀元作詩云白髮青衫暁得
宮黃林頓覺酒瞗寬平康夜過無人問留得宮花醉
後看
裴思謙狀元及第以紅箋名紙數十詣平康里賦詩曰
銀缸斜背解鳴瑞小語低聲問玉郎從此不知蘭麝
貴夜来新惹桂枝香

魏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中進士第三人謝恩詩云聖皇學問富春秋當宁宵衣渴壯猷鶴立銀袍天北闕龍飛金榜殿西頭彤墀謬對三千字黃榜俄輸一二籌初學粗知存大體紛更要說洛陽羞後知紹興府端平中除樞相號鶴山靖州創鶴山書院聚友講書

范質舉進士王文和凝愛其才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後質亦拜相和入相後質亦拜相有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洛中紀異和為相封魯公終太傅范亦封魯公終太傅時人以為得其心印也

宋朝歐陽脩知貢舉考試卷常覺坐後一朱衣人點頭然後文入格不爾則無與考始疑侍吏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語同列三嘆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頋朱衣一點頭又詩云青夜夢中糊眼處朱衣暗裏點頭時

梁顥狀元及第年八十二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謝恩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

雲足下生觀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
年少登科好爭柰龍頭鬢老成
歐陽永叔送鄭革先輩賜第南歸詩云少年鄉譽嘆才
淹六十猶隨貢士鴈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
青衫閣涵空翠連衡阜門枕寒江落楚帆試問塵埃
勤斗祿何如琴酒老雲石宋之人才不得一第老而
不休觀歐公送鄭之詩及梁顥得第之吟皆可以厲
仕進之志云
宋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上御講武殿覆試
殿試始此殿試策問自熙寧三年呂公著奏以策問
試士始賜詩賜宴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
并賜同進士出身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
自祥符中姚曄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
封謄録起於祥符景德之間
楊誠齋送族弟子西赴省詩云吾家詞伯逵齋翁阿季
文名有父風筆陣千軍能獨掃馬羣萬古洗来空嗟
子還笏歸林下看子乘船入月中淡墨榜頭先快覩
泥金帖子不須封方云送士人赴省及鹿鳴宴舉難

得好詩此乘船月中一句奇
登科佳句如陳元老云桃花穩過三層浪月桂高攀第
一枝閬苑更無前進馬杏園都是後題詩劉禹錫云
三春省壁鶯遷榜一字天津馬渡橋王禹偁云青雲
隨步登華閣紅雪飄香入杏園利市襴衫拋白苧風
流名字寫紅牋鄭谷云丹霞照上三清路瑞景裁成
五色毫韓持國云門開閶闔星河近榜注神仙姓字
新楊誠齋云名登龍虎黃金榜人在煙霄白玉京少
年已號萬人敵強士初登千佛名楊正叟云月中丹
桂輸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皆新句的對也
百官志尚書郎奏事明光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
以丹朱漆地謂之丹墀夏英公竦舉制科對策廷下
有老宦者以吳綾手巾乞題詩竦題云殿上衮衣明
日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
日未斜
王平甫謂宋匪躬太祝先輩示及劉貢父伯仲三人同
年登第之詩因奉一篇云六朝文物事當奇閥閱如
今舉世推射策人爭看三虎薦書吾早識孤罷集英

曉日臚傳後瓊苑春風宴喜時共美緰綸歸世掌遥
開驟隔鳳凰池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
寧辛未廣東狀元張鎮孫謝詩云當宁霄衣務得賢
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
篇愧乏謀猷稗乙覽忽驚姓字首臚傳乾坤大德知
難報誓秉孤忠鉄石堅
御制賜狀元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虚文要語貽謀
敢弗遵昭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

見洋洋對来譽知為蹇蹇臣始進更當思遠到會須
華國有儒珍　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王
成憲日常遵天人親屈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
忝臚傳避衆俊復叨燕衍逮微臣終身祗佩丁寧訓
遠到功名顧自珍
塲屋舉子至和嘉祐間為文尚奇澁讀或不成句歐陽
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時
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韓子華同事而聖俞為參詳
官未引試唱和詩極多歐公詩云紫案焚香暖吹軽

廣庭清曉席群英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
聲鄉里献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慚衰病心
神耗賴有群公鑒識精聖俞詩云分題各拜士傾心
却捲朱簾絶語音萬蟻戰酣春日永五星明聚夜堂
深力摧頑石方逢玉盡檄寒沙始見金淡墨榜名何
日出金明池苑可能尋二詩俱為諸公所稱及放榜
平時有聲如劉幾時輩皆不預選士論洶洶未幾開
然以為主司惟唱酬不暇討考且言以五星自北而
待我輩為蚤蟻因造為醜語自是禮闈不復作詩

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與曾子固皆在選中
亦不可謂不得人矣
劉幾程試累為第一騶為恢險之語翕然成風歐公深
惡之有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
劉幾戲續曰秀才刺試官刷一大珠筆橫抹之後數
年公為御試考官試竟舜性仁賦幾聯云靜以延年
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刑為四罪之誅歐公大稱
賞及唱名乃劉幾易名煇公愕然久之其年主司夢
火山軍作狀元

盧仝下第出都投逆旅有一人附火吟曰學織錦綾工未多亂投機杼錯拋梭若教宮錦行家見把似文章笑殺他因問之云舊隸宮錦坊近以薄技投本行云如今花樣不同且東歸也

石曼卿下第偶成集句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沼下雖沾命豺虎叢中也立身啼到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是何人又絕句云年去年来来去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春風舞一場

東坡云國朝試科目亦在八月中旬頃與黃門公既將試黃門公感疾卧病自料不能及矣相國韓魏公知之轍奏上曰今歲召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今聞蘇轍偶病未可試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今乞展限以俟上許之黃門病中魏公數遣人問安否既聞全安方引試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後試科日並在九月蓋始于此比者相國呂微仲語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東坡為呂相國言之相國曰韓忠獻其賢如此深可慕爾

真宗東封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及第祀后土于汾陰放張師德以下進士及第固狀元梁顥子師德狀元張華子魏野以詩賀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

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遘子果卿果卿之子士廉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會為探花郎亦衣冠盛事也

宋朝狀元年三十以下者王宣徽拱辰汪端明應辰年十八沈內翰遘年二十莫內翰儔二十二梁內翰顥

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二十三楊樞密礪蘇參政易簡木尚書昌齡皆二十四王丞相曾王參政堯臣張監丞唐卿賈內翰黯彭尚書汝礪衛舍人徑皆二十五何僕射稟趙丞相汝愚皆二十七蔡樞密齊宋丞相庠馮樞使京楊監丞寘姚秘書勗王叔與昂皆二十九陳樞相堯叟張參政觀詹舍人駪許參判奕皆三十

蔡齊字子思　真宗臨軒策士夜漏殿下有菜一苗甚盛與殿基相高及拆第一卷蔡齊上見其狀堂堂曰

得人矣詔金吾給衛七人清道尋詔自今第一人及第令給七人當直許出入則兩對引喝傳呼狀元始於此也

有下第者上知舉侍郎鄭愚云翩翩飛燕畫堂開送古迎今幾萬回長向春秋社前後為誰歸去為誰来燕乃智鳥無求於世無忤於人不得志之士往往托之吟詠以解嘲豈特章孝標云乎哉

聖朝科舉自洪武三年庚戌命天下鄉試四年辛亥會試至十七年甲子復命各省鄉試定三歲一舉行焉刻程文自二十年丁卯始先是只録姓名鄉貫試録定式自二十三年庚午始　聖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布政司鄉試在子午卯酉秋八月禮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蓋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為詩云回禄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成火裡開豪氣滿塲爭吐焰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

堆至今誦之令人感傷或曰蘇州吳昌元啓作

本朝李東陽讀卷詩云閶闔門深警蹕香　先朝舊典一時新文章妙極寰區選陶冶同歸大造仁世有真祥非物寶天將吾道付儒紳狀元忠孝何人是遥見爐香上玉宸十七日文華殿讀卷詩云龍虎榜中新得士鳳凰沼下正求才宮袍錦簇班初合　御筆紅批卷未開跪捧案香當北面步隨仙蠋下中台愚豪兩度沾　恩宴猶憶　先皇舊賜杯

傳臚　王音：從調讀卷等官　恩榮次第廷試年月日

太祖時午門外唱名張掛　北史榜　奉天殿欽聽　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奉天門謝　恩　賜宴於中書省國子學謁　先聖行釋菜禮　永樂時百官朝服侍班錦衣衛設鹵簿于　明陞丹墀內　上御　奉天殿鴻臚寺官傳　制唱名禮部官捧　黃榜鼓樂導引出　承天門外張掛畢順天府官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賜狀元朝服冠帶　賜宴留守鴻臚寺習儀狀元率諸進士上　表謝　恩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工部奉　旨於國子監立石題名

至　宣德時　黃榜引出　長安左門　賜狀元朝服冠帶及進士寶鈔　賜宴於禮部後求為制云

李東陽聽傳臚詩云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黃紙數行丹詔字傳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裡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　聖朝羅網盡豪英

李閣老恩榮宴席上詩云隊舞花箋送酒頻清朝盛事及嘉辰星辰晝下尚書履風日晴宜進士中園撤漢科三日戰苑看唐槐九四春舟心未老將頭白猶是

當年獻策身

嚴少師作云奎壁騰輝景運開制科掄選見英才共言龍虎今為榜何用黃金更築臺草色恩袍明曉日桐枝庭鼓動晴雷自慚老拙叨榮遇瓊宴重霑已七廻

文皇帝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　命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俾就文淵閣讀中秘書於是縉等選曾棨等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

吳伯宗洪武庚戌鄉試及試　大廷俱第一是時初開科高皇帝親製策問伯宗條對稱旨擢為第一賜袍

勑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

洪武六年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有經明行修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人材有孝廉群舉于　朝而各省貢士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蓋罷進士之科者十有二年而復舉之

洪武戊辰亨泰狀元及第　太祖曰新狀元得人勑有司立坊牌以榮之故坊上牡丹揭　聖旨字他坊惟恩榮小侖此我　朝天下坊牌之始

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貢士學士劉三吾安府紀善白信稻為考官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　殿試以閩縣陳郛為第一北方舉人咸以為言　上閱所取皆南士疑之　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其優者取之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薰貫弁二府長史黃童及甲首陳郛等受命人各閱十卷或傳三吾與信稻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　上閱卷果以不堪文字奏進　上益怒於是取六十一人　殿試再試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首時

六月辛巳朔皆山東山西河南北平陝西四川士也

郊閩人精數學就試之日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

柒何已而身罹之

國初南方士子中式居多北方十之一洪熙元年定南

北中三卷以取士人才之用不偏矣

景太甲戌狀元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轂面黃時謂鉄

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淮安一郡自古未有魁天下者自沈坤始後十九年清

河丁士美繼之一時號元相接以淮水擁秀茲其期乎

坤嘗扶侍還家翰林王材以詩送之漢殿賢科第一

人玉堂分珮戀休辰宮袍繡引清淮晝御誥鶯遷碧

海春暫喜潘輿隨彩鷁正逢孟筍簇霜鱗喧喧河上

迎仙者珎重增前輩主身

曾榮殿試罷詩曉開三殿降絲綸衮冕臨軒策小臣紅

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扶搖近

禮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棫樸播

皇仁

費宏父第紀恩詩鴻班濟濟聽臚傳驚喜龍頭屬少年

明主枚才真十五寒儒對策愧三千百年拜舞天心
悦六字親題御墨鮮觀榜共隨仙樂出文星燦爛晚
雲邊又云有詔南宮宴茂才主筵仍遣上公未需雲
散彩浮瑶席湛露分香溢玉盃天近帝居春似海樂
兼胡部鼓如雷宮花斜壓誇冠重知是瓊林醉後回
王鏊赴宴詩名題甲榜金為字宴賜瓊林錦作標十里
燈毬明似月六街車馬湧如潮斜纏綵縷花雙朶新
着烏紗帶屢飄爛醉歸来心獨醒平生許國自今朝
商閣老三試首榜乙未讀卷有應首選者商嫌並已遂

下之蓋指會元王鏊也觀此則　國朝兩三元矣又
通紀云許觀鄉會俱元賜及第是亦三元也當時未
之傳此可見　國朝三元亦三人今并存之
洪會元英登第詩云日暖風和三月時九重清處出冊
堺緑楊影拂腰間帶紅杏香飄身上衣宴罷瓊林鶯
語細醉歸花塢馬行遲鳳凰池上三千客一曲陽關
和者稀
章楓山得第詩云太平天子御金鑾奎宿光芒午夜寒
漢代文章推董賈唐家科第屬歐韓春鱗浪暖成頭

角秋鶏風高快羽翰錐是看花年尚少莫将温飽問
儒冠又云風雲千載遇重華賜宴瓊林寵渥賜冊柱
廣寒非月窟紫烟蓬島是天家食分綾餅堆紅玉酒
出黄封瀉絳霞見說金明池上事里人聞喜不簪花
餘冬録云宋太宗朝呂蒙正李昉為相蒙正之弟蒙亨
舉進士既廷試與昉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
仁宗朝韓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禮部奏名不
肯試入廷受蔭入官宋制嚴于宰執子弟如此惟秦
檜柄國而子熹孫嬉皆於省殿試冠多士論恥之

我　朝公卿子弟舉高等不以為嫌景泰間大學士
陳循王文之子俱試不第遂至自訟弘治乙丑正德
丁未閣老皆有子入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
得及第也謝丕楊慎按前戊辰大學士焦芳以子黄中不
得狀元降調諸翰林顧清等可見我　朝法制視宋
稍寛而公卿典刑不逮宋人遠矣

李賢云嘗怪前元博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
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使然也今
華之蓋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

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義試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數年而士不博雅者未之信也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用教職乃有遺珠之嘆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澞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逐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官僅兩試而止萬曆乙酉復行以翰林科部為之

幼聰

漢景帝廢太子立膠東王為太子改名徹即武帝也時年七歲廷尉上囚王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時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議者稱其明斷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無嗣而歸亦以貞敏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三墳五典而誦無遺耶逵曰逵憶昔姊抱於籬中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来學不遠千里皆口授經文贈献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王右軍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一日大將軍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既聞所謀自計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聽事造半方憶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横信其實睡於是得全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優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曰孤往者嘗

為鄠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晉崔莫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臣皆趨莫獨緩步堅怪問之莫曰陛下如慈父非策紂君何趨乎問所讀何書曰孝經問經中何義莫曰居上不驕自天子至於庶人上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勤學年長必用卿及期拜諫議大夫

劉晏玄宗封泰山晏入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振一時引晏殿內晏坐貴妃膝上親爲總髻宮人遺花投棗又一日上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命晏作詩晏即應聲曰樓前百戰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妃及嬪御皆歡笑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紋袍賜之又明皇戲之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李泌七歲知為文家有書萬軸覽過即不忘玄宗禁中
有負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驚帝異之曰
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麪若者俶跪曰臣舅
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
試其能說請賦方負動靜泌曰頃聞其畧說曰方若
棊局圓若棋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荅曰方若
行義圓若用智動若聘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
童自呼為小友後泌事三朝封鄴侯年九歲賦長歌
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絶粒昇天
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
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
泛五湖歌成傳寫者莫不稱賞
王勃字子安少能文詞童盖世年十三侍父宦遊江左
舟次馬當寓目山半古祠危欄跨水飛閣懸崖勃乃
登岸閑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殿禁庭深
肅侍衛生獰勃詰殿砌瞻仰稽首迴面歸路遇老叟
年高貌古骨秀形清坐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
乎勃心驚異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

閣序子有清才盍往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往吾助清風一席勃欣然拜且辭問叟仙耶神耶叟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耳勃即登舟翌日睇奕已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帥有婿吳子章善爲文詞公欵誇之賓友乃夙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爲之首即席而就者既會公果受簡諸客客辭避次至勃勃輒受之公色不怡起歸內閣密囑數吏伺勃下筆當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

洪都新府公曰此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數吏踏至以報公只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具子章聞之退公私燕勃行謝以五百縑勃舟回故地而叟已一坐石磯矣勃拜謝曰當具菲禮以荅神休叟笑曰但過長廬焚陰錢十萬足矣勃過長廬如數焚之而去宋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綠柳共

春旗一色　東坡童時夜讀窓前一鳥来呼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坡應曰二句佳矣惜多與共字爲遂絶呼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爾爲文乎曰然因命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悪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得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李賀字長吉唐人七歲能詞章韓退之皇甫湜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名高軒過詞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纜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工二十八宿羅心胸元氣淋灑墨未濃烟烟貫當中毀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逢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此驚人之句王直方讀此詩每擊節以為詩人所以多窮也

李衛公德裕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

古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
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甥以見郡侯時賞春作會
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
曰頭插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處便戲老夫

馮道號長樂老年八歲時作治圃詩內警句云已
地花方遣掃未經霜草莫教鋤

元畧之子也寫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
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故擬飛騰未有因
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條人滉曰此兒可謂
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麾封
魏國公云

程明道始生神氣秀爽異於諸兒未能言叔父侯氏抱
之不覺釵墜後數日夜求之先生以手指隨其所指
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即有成人之度賦酌貪
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已許其志操
十二三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

寇準年八歲吟華山詩曰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舉

頭紅日近回首白雲低其師謂準父曰令郎恣不作宰相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偶觸其首便能語遂以詩云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及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有顧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上表賀

王禹偁字元之五六歲能屬文五歲因太守賞白蓮倅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絶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墜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曰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粧太守喜曰天授也七歲畢文簡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曰但存心秉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以磨喻已也文簡大奇之留與弟子講學一日又一郡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難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蜈蚣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息曰經綸才也後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

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宋熙寧練亨甫字葆光浦城人年八歲侍伯父出遊亭甫以手搔頭伯父戲之曰猴悲摸索頭甫應聲曰虎怒縱橫步又指道旁松曰喬松夭嬌龍蛇勢甫曰怪石巉巖虎豹形年十四以所業見王安石安石喜之呼為小友表除崇文殿說書從高遵裕西征途中題詩云靈州城下千株柳忽被官軍砍作薪他日王關歸去後將何攀折贈行人

宋武城王道亨年十歲聰悉好學能賦詠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絶頂登臨處摩挲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他日必至三公後官至禮部侍郎

黃庭堅字魯直河汾人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何讀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堅曰是何言也既曰經矣何得不讀十日成誦其父黃庶喜其警敏令習神童科舉堅聞之笑曰是甚做處庶大愛重之七歲時賦牧童詩曰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隴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八歲時

君謨卷四

有鄉人赴南宮庶率同舍餞飲皆作詩送行令堅亦作頃刻成云君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司馬光七歲聞講左氏春秋遽與家人講即了其義年十五書無不通五歲時婢子代脫胡桃皮誑言自脫先公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欺於人

朱晦菴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書八字於上曰若不如人便不成人與羣兒遊獨以沙刻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生有異禀端重不伐寃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動靜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讀不苟簡勤於攷索嘗曰總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幼聰敏博記能文十二歲邑宰歐陽竦以聯句試之云荀出鎖鎖天邁應聲曰簞生釘

釘地郡守元公暕以其幼不甚禮焉且扣之曰小解元所讀何書邁荅曰無書不讀日下所講者詩之祖鼠耳守雖知其未能文也逮宴復命十二歲小妓就之覓詩邁即戲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舉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宋宋翔字子飛崇安人年十七歲劉子翬命賦燈詩曰耿照幽房熒熒鶴燄長昔年江上女曾到乞餘光劉奇之後紹興十年登進士

劉褒字伯寵崇安人年十歲能文登淳熙進士授郎官

才高見忌歸抵小溆題一絕云去日春蠶吐雪絲歸來霜摘剥金衣汝鷗不入鴛鴻侶依舊滄浪坐釣磯

蘇州童子劉以逸年十一文辭精敏有老成體其師潘閬携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二公疑假手因召試之與之聯句畧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烟燄直逸曰有月竹陰寒又曰日移竹影侵棋局逸曰風遍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逸曰波濤海寺秋元之曰一甌酒渴思吞海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凡數十聯二公驚異聞于朝賜進士及第

高郢之子定辨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其父曰秦
何以臣伐君郢曰順天應人何謂伐耶定曰用命賞
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乎郢異之
進士高明字則誠瑞安人少辯慧善還對年六歲公會
客明從卓邊偷食客曰令郎捉對敢請試之曰小兒
不識道理上卓偷食明對曰村人有甚文章中塲出
對客曰細頸壺頭敢向腰間出觜明曰矛頭鎖子却
從肚裏生繻及長下筆成章編纂伯喈戲文
洪武中吉水解縉學士七歲時母居嫡苦於里胥催徵

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却教
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邑
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為題令再賦應聲
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
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太祖斬紅巾賊時夏五月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
居其中　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役今臣代父耳
曰善對乎曰然　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兒對云萬
年天子坐龍廷上大喜蠲其役

瓊山立公幼時從師于宦家宦兒不好紙筆惟公以警敏有聲一日師外適宦兒亦歸私第公獨肄業中堂時天雨坐席當焉穴漏滴公肩公乃潛移席彼地仍以兒席當漏處兒覺怒告其師師出一對云點雨滴肩頭立應曰片雲生足下師大奇之宦兒不能歸哭告其父父怒召公亦試以對曰孰謂大能欺得虎公即對曰焉知魚不化爲龍宦聞之驚駭陰知其非常人溫語慰婦異日文莊公聯登甲第作　宣廟嘗梅舟楫其臺閣氣象已見於此又十三歲題金鳳花五

指山詩見花木門

彭山山溧陽人　永樂中六歲以神童徵至京師一日上御奉天門外觀燈召彭童與偶云燈明月明大明一統彭應聲曰君樂臣樂永樂萬年　上大奇之賜與甚厚

洪武戊辰狀元任亨泰十三歲嘗題扇面云呆日初升萬木低盡船撐出小樓西先生正熟朝天夢門外山禽莫亂啼其貴達也人以是詩預占之

宣德庚戌狀元林震幼頴悟有大志在九龍山讀書見

宋陳堯叟詩人生五馬貴山有九龍游之句遂續云
極品何榮貴須先占狀頭及長博學狀元及第
永樂時端午節車駕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自皇孫諸王
及四夷朝使以次擊射皇太孫年十二歲連發皆中
上喜勞之因謂曰今日華夷畢集朕出一對曰萬方
玉帛風雲會太孫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大喜
賜予甚厚
李西涯程墩筐少小以神童被薦憲廟親試之對曰蟛
蜞一身鱗甲程即應曰鳳凰遍體文章 上稱賞特
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上遂大異之
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鈿而出後季出入館閣
四十年果如聖語
又于謙幼時其母梳其髮為雙角日遊鄉校僧人蘭古
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即對曰狗口何曾
出象牙僧已驚之于回對母曰今不可梳雙髻矣述
僧云云他日古春又過學堂見于梳三角髻又戲曰
三角如皷架于又對曰一禿似擂槌古春遂語其師
曰此兒救時之相也後為弟子員接巡按三司坐一

寺中有指殿中佛曰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在坐有曰可令小秀才對于對曰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柱子既出寺衆軍官問曰何以對之于即曰兩衛小軍偷犬偷鷄偷覓菜此皆絶倒也

太常任道遜溫州人年十歲時以善書貢入京　聖上令書龍鳳二字甚妙乃出對曰九重殿上書龍鳳對曰百尺樓頭望斗牛　上大喜賜予甚厚時大臣以二句足成詩云年北井羅少二週山川毓秀出温州九重殿上書龍鳳百尺樓頭望斗牛金馬玉堂身已貴青燈黃卷業還脩他時大展經綸手重沐恩波拜冕旒

戔原吉幼極穎敏年十歲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草廬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包歷久霜苦默默長承雨露茲寺語飛飛諸燕雀好来相近莫相疑論者知異日必居顯位而不免比昵後果驗

弘治乙卯有神童董元者紹興人知雲南府復次于也八歲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鷄子剖柔實未分擘

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詠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
碧天雲靜月團團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篆草歌賦序記三場文字皆能之
弘治末楊一清八歲時自真過巴陵癩而癘有岳二州甚器之薦於太守拉觀競渡守陋其狀楔去頂奠曰
苦哉苦哉令賦詩一清賦云苦哉苦哉天先皇晏駕未踰年江山草木猶含淚太守江邊看渡船守聞之
大愧罷飲時孝宗上賓未幾故云
正德時浙江有神童年八歲聰慧能詩上巡按詩云

歎烏臺見相官心驚膽戰事多端九天雨露三春煖
一道風霜六月寒俯仰文星冲北斗喜看明月照氷
盤已知海上金鰲覓頒賜書生一釣竿
古稱大器晚成馬況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抑亦不
可執一論也以我朝諸公論之少師李東陽五歲能
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歲登進士少傅楊一清
亦以神童舉十七歲登進士大師嚴張十六歲占鄉
試二十登進士少傅蔣冕十八歲爲解元費宏十九
歲爲狀元官皆極品享壽亦高晚成之說恐未盡然

人之學問德業不可以遲速論或幼聰慧而長廢弛若或少鈍駑而長卓異勤(字)若勃年十二而能作文賦身雖孟父之禍王止縣令陸機年十二而能誦詩書位勃年十四而賦滕王閣旋蹈非命之殃此少聰慧而長廢弛也陶謙年十四尚騎竹馬兒戲後舉茂才位至牧伯陳子昂年十八尚從博徒遊後精經史為唐名人姚元崇少時以射獵為娛四十始讀書卒為賢相此少鈍駑而長卓異也人之有志進學立業者慎毋有所恃棄哉